

新編評書

血滌寒光劍

官白羽 原著
官以仁 整理



内 容 提 要

《血涤寒光剑》和《毒砂掌》是我国三十年代通俗小说名家宫白羽的得意之作，曾风靡一时，享誉海内外。现由宫以仁同志将其先父的这两部遗作巧妙地整理成一册，仍定名为《血涤寒光剑》。

故事大意是：明末清初，武林界老英雄石振英，率师侄陈元照初踏江湖闯荡，偶遇武当派元宿华雨苍父女、两湖大侠铁莲子翁婿父女和狮林观群道士，正与峨嵋派群贼寻仇索斗、讨还寒光宝剑的错综繁杂的武林纠纷。由此，引起师姑师侄误相斗、两女侠双比剑、群侠合力齐歼峨嵋群贼、挫败白砂帮众恶豪、双头换一剑，以及知府小姐李映霞报恩报仇出家等一系列热闹故事。

整理后的《血涤寒光剑》，故事更加合情入理，情节更加曲折感人，人物更加栩栩欲活，语言更加通俗易懂。适合广大文学爱好者阅读。

责任编辑：方 殷

美术编辑：宋丕胜

封面设计：宁大明

人物绣像：谷照恩

目 录

第 一 回	初踏江湖·····	(1)
第 二 回	小贼孩·····	(21)
第 三 回	半只胳膊一条命·····	(36)
第 四 回	寻仇人来·····	(54)
第 五 回	江边决斗·····	(71)
第 六 回	剑夺争锋·····	(90)
第 七 回	转沙女侠怒斗师兄·····	(105)
第 八 回	烙铁疗毒·····	(126)
第 九 回	弹指翁寻贼赠药·····	(150)
第 十 回	恩怨分明·····	(171)
第十一回	峨嵋派卷土重来·····	(194)
第十二回	弹指翁只身驰援·····	(209)
第十三回	搜敌觅伴·····	(226)
第十四回	转沙女侠彷徨歧路·····	(242)
第十五回	男女三骑客·····	(258)
第十六回	陈元照双足追飞骑·····	(275)
第十七回	洞房谈宝剑·····	(286)
第十八回	客窗互窥测·····	(309)
第十九回	荒林雨下斗疑兵·····	(335)
第二十回	女侠双比剑玉面留痕·····	(355)

第一回 初踏江湖

话说前清初叶，在青阳县隐居着一位有名的武师，此人姓石，名叫振英，绰号人称多臂英雄。这个绰号的由来，是因为他擅使多种暗器——他经常身带匣弩、飞刀、蝗石、袖箭、钢镖、金钱镖，遇到劲敌，各种暗器齐发，打得满天飞舞。不少绿林中有名的人物，败在他的暗器雨之下。

石老英雄自幼学武，十几岁便拜在山东太极门名家丁朝威门下。后来，他与二师兄飞豹子袁振武因试招打恼，二人结下了怨恨。他一怒退出太极门，改投武当派次门掌齐宣颖武师门下，成了齐老武师的掌门大弟子。

石振英技成出师，既不做官，也不当镖师，却当了商人。他专走西南一路，长途买卖边疆的一些珍贵奇物。当时西南一带地旷人疏，交通不便，商人贩货虽然利厚，却常遭劫，货物丢失，甚至搭上性命。石振英靠他一身绝技，在西南奔波十几年，打败一些路劫的绿林豪贼，竟然一向平安无事。正当他红运当头的时候，突然听说他那当镖师的师弟陈嗣同夫妇，为护镖被绿林强寇战死。石振英闻讯立即替师弟报了仇，便携带师弟陈嗣同的孤儿陈元照，回家乡买田筑舍，从此便不再涉足江湖了。

暑去冬来，眨眼间就是十几个年头。这一天，石振英把

侄儿陈元照叫到面前，要跟他商量一件事情。

陈元照今年二十二岁，属蛇。生得中等身材，体格健强，面色微红，长颊剑眉，两只大眼奕奕有神。只看外表，便知道他是个聪明外露，活泼强干的青年。

石振英让陈元照坐在自己身旁，捋着短髯，徐徐说道：

“元照，你现在也不小了。你的五行连环拳打得不错，很见功夫；你的双夺，招术拆得也颇有进步。你若踏上江湖，足可以担当一阵了。你马上步下的功夫，样样都还拿得起来；盘马弯弓，足可以进得武场，考个武秀才、武举人，并不算难。你是我老朋友儿子，从小没爹没娘；我又没儿没女，拿你当自己的儿子看待，这你是很明白的。你已经二十二岁，你大娘屡次催我给你提亲，我只说不忙。我知道你年轻气傲，不愿埋没乡间，你早想出去混混，创一番事业——你想应考投军。我不是舍不得叫你出去；你的功夫虽然不错，若说到出门在外，交朋友，对付人，却怕你未必能行；我是为这个，有点顾虑。常言说，‘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一路上车船店脚，莫说你们年轻人，就是我们这种老江湖，还觉得很难对付哩。你们年轻人血气未定，有勇无谋；一句话说不上来，就要动胳膊动手。老实说吧，那个不行。你们年轻人没有功夫还好，既然会个三招两式，我真怕你们在外头惹祸招灾。在外面混，得交朋友。可是江湖结纳最是难事，一个交友不慎，还怕他将你拖入浑水。我为了这些个顾虑，才拦你的高兴，不肯放你单身出门。现在你也过了二十了，应该出世了；再说，也早该给你说亲了。你大娘恨不得在本村，给你订个门当户对的姑娘，择日成婚，了却这件大事。我的打算却不

然，我盼望你先出世，再成家。老早的娶个女人搁在家里，未免消磨人的壮志。固然有我二老这点薄田，不愁你小俩口的衣食；况且，还有你父亲留下的那份遗产，现在也可以找你们本家，叫他们老老实实吐出来，你更吃不尽，花不完了。但是这话也两说着，创业难，守业更不易；哪怕有几顷田，几十所房子，单交给你们一个小孩子手里，没有老成人照护着，用不了三年五载，管保吃穷卖尽！”

陈元照微微一笑，欲言又止。石振英两眼盯着元照，笑道：“我这话你不信吗？我告诉你，北黄村黄四瘸子，东庄讨顿饭，西庄磨俩钱，你看他象个乞丐吧？你可知他三十年前，是有名的黄四少爷吗？他就是爹娘早死，又遇上了坏人，把一份家当全让人算计去了。”接着，又说到青阳县某村某姓的独生子，老爹一死，少爷当家，没几年的光景，便把数顷良田挥霍殆尽。原因是：自有些穷亲戚、坏朋友，勾引你吃喝嫖赌；再不然，怂恿你谋官经商；早晚把你的良田化为乌有，那伙帮闲才肯告退。到那时少爷也有了经验，成了大爷了，可也穷了，变成光蛋了。接着又说，“年轻人不要自觉有把握，多么有把握，也禁不住坏小子引诱。这都是旧话，可能你也听不进去。你的武艺学得差不多了，真该出去历练历练了。我的意思，先叫你到镇江，投奔你黄师兄，在镖局混个一年半载；不为挣钱，先见见世面。一年以后，你愿意干镖局子，你就跟着他做下去。你若是胸怀大志，不愿当镖客，那么考武场，投军伍，都随你的便。侄儿你的打算怎么样呢？”

陈元照果然人小心不小，不愿考武场，嫌迟慢；不愿当镖客，嫌卑微。他愿意仗剑从军，凭一身武技，杀贼立功，

一举扬名。石振英听他说出自己的志向，微微一笑，暗暗不悦。石振英的打算，本盼望陈元照先投镖局，有黄元礼师兄照应着，他好放心。这样，也不负当年老友陈嗣同临终托孤之重。至于做官，他们这江湖人物大都不以为然。以为官场风险，非我辈粗人所能应付。

石振英身为保父，愿意陈元照在镖局至少混上两年。要元照自己挣上百八十两银子，拿他自己挣来的钱，回来娶媳妇，办喜事。叫他稍尝人生艰辛，然后再松开手，把家业都交给他，才算对得起故人。不料这一商量，叔侄二人的心路并不一样。陈元照很精神地坐在一旁，对石振英说道：“伯伯，我还是奔四川吧，我打算径自投奔罗思举罗军门去。罗军门也是江湖出身，凭一个飞贼，建立军功，直做到提督份上，实在是个英雄。我听说人人都夸他是现在的黄天霸，在他手底下做事，将来侄儿也可以混个一官半职，也好叫伯伯、伯母看着喜欢。”

石振英摇头道：“那不行！你是不晓得，绿林道中也很有能人啊！要不然，声势怎会一天嚣张一天？罗军门也连吃败仗，很不得得意哩。再说，别看罗思举做了提督军门，照样受文官旗员的气。真看不出，你原来是个小官迷！你可不知道宦海风涛，险得很呢。我看你总得先到镇江，见见你黄大师哥去。告诉你，你年纪轻，从来没出过远门。现在初出茅庐，你第一步先得学乖，后学做事，末了才能说到扬名立业哩。”

陈元照是石振英自小抚养大的，他的拳技又是石振英亲手教的。另外，又给他请了两位老师：一位教诗书，一位教弓马。石振英总算对得起亡友。石振英的话，陈元照自然不敢

违拗。当下，石振英吩咐老妻石奶奶，整治行装，并且说：

“把我的那把刀、那袋镖、那只匣弩和飞刀、蝗石、袖箭，都拿出来带着——我足足有五年没用这些东西了。”陈元照道：

“怎么，伯伯也要出门吗？”石振英笑道：“你一个人头次出门，我怎能放心？我打算亲自伴行，把你送到镇江去，交给你黄元礼大师兄，我才放心。听说你单臂朱大椿朱师叔也在那里，给你黄大师兄帮忙哩，有他就更好了。你朱叔叔的武功、眼力，处处都比我强。你好好跟他学学，也能得着进境。”

陈元照愣了愣，怎么也不肯劳动石振英伯伯。可是，石振英非常小心，定要带着陈元照一同出门。陈元照力辞不能拒，只可依从。

数日后，石奶奶把行李、路费，一切应带之物，统统备好。石振英一样一样指给陈元照看：“这是二百两银子，‘穷家富路’，走在道上应该多带钱。这是你的随身衣服和兵刃。”又指着一个锦囊，给陈元照看：内有千金良方，治刀创的，防疫避暑的，破解蒙汗药的。另有几包难得之药，乃是五种毒药暗器的解药——内有一种用琉璃瓶装着的，什袭珍藏，非常贵重，是石振英的掌门师叔山阳医隐弹指神通华雨苍秘制的化毒丹，专破西川唐大嫂一派的毒药铁蒺藜、毒药飞刀、毒药梅花针。这一晚，石振英将江湖上一切禁忌、唇典，应行应知之事，以及对人要和蔼，论武莫炫才等语，又对陈元照讲了一阵。

年老的石振英对亡友的孤子，越是不放心，越谆谆地告诫。可是，年轻的陈元照只觉得絮聒再三，未免听着入耳生

茧了。口中说道：“是啦！伯伯，我都记着啦。”

次日仍未成行。多臂石振英带着陈元照，先进城打听路程，道上好走不好走。石振英已有四五年没出门了，他又一向多在川陕做事，江南道上并不很熟。打听起来，近时地方不很安静，也不是前一二十年的情形了。川陕土匪闹得很凶；江南道上比较谧静，可是水旱绿林很多。长江下游和运河漕道，颇有水贼纵横，出门行路不甚容易。江南道上的江湖风气，据说近来也有一变。从前颇讲结纳，著名镖客的一杆镖旗、绿林魁首的一支响箭，在当年到处可以行得开，目下可就难说了。各处冒出不知名的后起英雄很多，在绿林道中跋扈异常，许多武林前辈都说后生可畏。可是换个眼光来看，这时候又正是会武艺的人出头露脸、创业争雄的好机会。

石振英把路程问明，备好行装，直过了三四天，叔侄二人方才一同登程。由皖南青阳县，往江苏镇江去，恰可搭江船，顺流东上，直到镇江。叔侄二人都不愿意坐船，却愿意步下走。为什么？可以流连风景，看一看尘世间熙来攘往的情形。并且石振英还有一番用意，步行之余，一会儿搭短趟车，一会儿搭小航船，多与车船店脚磨牙，随处可以指点陈元照，教他学学见识。

多臂石振英久涉江湖，饱尝世味，天涯寄迹，到处为家。这几年息影故园，久与江湖隔绝。可是此日重上征途，顿忆前尘，尽管景物全非，却重尝旅味，如走旧路。不觉得喟叹了一声，说道：“韶光催人老，回想当年，又是一般情景了！”陈元照却是山川触眼，全党新异。一老一少，心情各殊。

这一日风尘仆仆，叔侄二人来到芜湖西南鲁港地方。石

振英、陈元照已经走了几天，走惯了，倒不觉劳累。江南春早，春阳当午，颇含夏意。两人都有些燥渴。石振英道：“元照，你饿了吧？咱们进镇，吃点什么再走。我有点渴了。前一站就是芜湖，是个大地方。我记得那里还有个熟朋友，姓梁名叫梁公直，现开着宝丰米栈，又接着办得胜镖局。我们可在此地打尖，今晚赶到他那里，不必打店了。”陈元照道：

“哦！他开着镖局，这可得开开眼。咱们爷俩走了这几天，还没有遇着江湖上的朋友呢。”又说道，“我也有点口渴，倒不觉饿。”石振英道：“一到芜湖，你就开眼吧。那里也有镖行，也有铺把式场子的。并且，还有几位出名的武师。不过，这都是几年以前的事情了。人事变迁无常，谁知道他们还在不在那里呢。”陈元照道：“反正这位梁镖头不会离开的，除非他死了。”石振英一听这话，斥责他道：“你看你这孩子，这是怎么说话？年轻轻的，怎么一开口就说丧气话！”陈元照笑道：

“我说的是真的，你老人家不是对我们说过，这位梁公直梁镖头已经六十多岁了？”石振英道：“哼，你还这么说话！你们年轻人总是自觉聪明，不肯认错。哪能一开口，就说人家死活呢？”

叔侄二人且说且行，往鲁港走来。这是个水乡的小镇甸，地点也还冲要，航船粮艘停泊得不少。樯桅如林，篷帆掠影，离老远就望见了。眨眼间，二人来到镇口，村荫下一连摆着四五处酒棚，全用木板支架起酒案子。碧绿的竹竿，撑起方丈大的布篷，案上摆着十几个小黄沙碗，旁有酒坛。这是江南特产的米酒，老远就能闻见扑鼻的酒香。案上还有许多菜碟，盛着下酒的小菜，皮蛋、咸笋、腐乳、豆干等物。布篷

下聚着好些壮汉，这都是负苦脚夫。再往前走，进了镇甸。镇甸以内，熙来攘往，行人倒也不少。一道长街，足有半里长，还有几处酒馆、饭铺。路西有一家小酒馆，带卖清茶，字号是“小饮和”，三间小厦，竹窗大开，正临街头。比起别家来，似乎敞亮清洁。石振英道：“这里带卖饭菜，地方又凉爽，我们就在这里歇脚吧。”

石振英领着陈元照，进了小饮和酒馆，遂拣了一副座头，靠窗而凉爽。叔侄对坐，叫来堂倌，先泡了一壶茶，消解枯渴。然后点了几样菜，要了四碗米酒，又要了一壶花雕。陈元照道：“伯伯，我不喝酒。”石振英道：“你不喝酒，很好。不过，这里的米酒别饶风味，你只管尝尝。这酒只当茶喝，一碗两碗醉不了人的。”

陈元照端起米酒，呷了一口，说道：“倒是比咱们家乡的米酒强。”说着喝了半碗，就了一口菜，又道，“是。”连饮两碗，赞不绝口，“真是不错，我再来两碗。”这酒清醇淡香，陈元照一口气连喝了五碗，还想再喝。石振英皱眉道：“行了，行了！你这个不喝酒的，比我这喝酒的，喝得还冲。”石振英喝一口酒，吃一口酒菜，只是慢慢地品味。这个陈元照却真个拿来当茶吃，竟不甚就菜。直等到把五碗酒喝干，案上摆满了空碗，这才让道：“伯伯，你也喝呀。”石振英笑了，说道：

“你倒是个海量，居然能喝寡酒。”陈元照道：“这酒和糖水似的。”石振英道：“你可留神，这酒有后劲。算了吧，不要再喝了，堂倌，盛饭来吧。”那一壶花雕竟不让陈元照喝了，只催陈元照吃饭。他自己却用小杯浅斟低呷，慢慢喝起来。一面喝，一面说：“你不用嘴馋。回头米酒的力量发作了，只怕你

又闹烧心，快吃饭压压吧。”

叔侄二人在酒馆，饮酒用饭，歇脚打尖，把小小行囊和兵刃等物就放在了座边。才入座时，觉得燥渴，此时坐定，渐渐凉快。石振英连啜了三杯花雕，见陈元照只吃菜，饭还没有来，便拿小酒杯斟了一杯，给陈元照道：“你真眼馋。你只喝这一杯吧。”陈元照欠身接了，又给石振英斟上一杯，叔侄二人倒酬酢起来。一边饮啖，一边凭窗眺望。虽然望不见江边，却能望得见街上过往的行人。小酒馆酒客寥寥——因为这时并不是用饭饮酒的时候，十来副座头，除了石家叔侄，只有四五位酒客罢了。有两个酒客正在闲谈，好象正说着本镇上一桩新闻：福元巷谈家，叫人找上门了。石振英听了，并不理会。

忽然听得街头上哗楞楞哗楞楞一阵山响，似由街北向街南而来。陈元照道：“这是什么响？”不由得欠身而起，探头外望。石振英侧耳一听，说道：“这是摇虎撑的。”陈元照道：“虎撑是什么？哦，可是卖野药的串铃吗？”石振英道：“我不是对你说过了，金、批、彩、卦，风、火、雀、耍，是为八大江湖。这摇串铃卖药的，他那串铃在门里就叫做虎撑。”陈元照停箸回头，眼观外面道：“我知道。怎么这串铃响得这么震心呢？伯伯，你老瞧瞧，这个卖野药的他那个虎撑怎么这么大？”

陈元照触目皆诧为新奇，石振英却懒怠看，仍喝他的酒，道：“串铃有一定的尺寸，左不过一掌圆的圈口……可是的，这个串铃声音个别。”说到这儿，也不觉侧目往外寻看了。

随着哗楞楞哗楞楞的响声，摇串铃的卖药郎中已经踱了

过来。口操川音，念诵着生意经，什么专治疑难大症，小儿科妇科，头疼牙疼，痢疾鼓症，疔疮痔疮，五癆七伤，跌打金创，善扎八法神针，以及什么仙传妙方，移花接木，起死回生。在他口中，没有治不了的病。石振英脸上浮出笑容来，向陈元照道：“你这傻小子，倒看直眼了。这都是江湖上混饭骗钱的。”陈元照道：“我知道。伯伯，你老瞧瞧，这个人真古怪。”石振英道：“那有什么古怪？”说着，顺着陈元照指点的手，向外寻看起来。只这一看，石振英也不觉心中一动，道：“咦？”

但见这个卖药郎中，年逾中旬，头顶半秃，黄暗暗的一张瘦脸，却生得圆溜溜一对暴眼；脑后拖着一条小辫，曲如豚尾。穿宁绸长衫，扩落肥大，越显得身形瘦削；高袜云鞋，鞋新袜旧，人物与衣履十分不称。左肩头挎着一只小药箱，十分敝旧；右手套着那只虎撑，往上一举，袖口肥大，腕子全露出来，手臂青筋暴露，手腕枯瘦如柴。只有他手掌中的那个串铃，比起寻常江湖人所用，直大过两倍；铃唇歪曲，半开半阖，似用过百八十年；里面的铁珠有枣儿那么大，在串铃里面滚动时，几乎要从铃口掉落出来。卖药郎中摇着串铃，哗啦哗啦地响，把一对暴眼半开半闭，口中念念有辞，慢慢走近小饮和酒馆。这人的奇形怪态，大抵是风餐露宿煎熬的，引得路上行人都向他看。

石振英把此人打量了一遍，回头对陈元照道：“元照，你看怎样？你也觉得这个人古怪吧？”陈元照用筷子敲着饭桌，闲闲地说道：“这个人的形容穿着，有点不伦不类。大概这个人久走江湖，一定也不是安善良民。”他只是信口胡猜。多臂

石振英忍不住失笑道：“你不要装假行家，我问的不是这个。八大江湖本来就是骗局，欺骗乡愚妇人，乃是他的本领。我叫你留心察看，这个人究竟是干什么的？”陈元照脱口道：“不是卖野药的吗？难道是乔装改扮，微行私访的官人不成？”石振英道：“你越说越离格了。我要试试你的眼力，不是叫你胡蒙；你再仔细看看他。你难道不觉这个人的面相和眼神，很有奇特的地方吗？”

陈元照道：“唔？”立刻把两眼睁得大大的，探起身来，重新细看这卖药的男子。这男子手摇虎撑，肩挎药箱，一晃一晃的，已经越走越近，就要来到小饮和酒馆门口了。

这个卖药的郎中，形容憔悴，徐行在街心，那一对圆眼珠半睁半闭，隐呈迷离之状，好象熬了夜似的。偶然侧目旁睨，眼光往外一扫，却闪闪含光，真象一把夹剪。眨眼越过了酒馆临街的敞窗，把窃窃私议的石振英叔侄盯了一眼，又送了一眼。随即扭头看到别处，口中诵念道：“善治跌打损伤，伤筋动骨，中风不语，左瘫右痪，五劳七伤，男女疑难大症，小儿急慢惊风，痞积杂症，妇人七十二杂症，手到病除……”

陈元照这才看出这个人的怪相来，叫了一声道：“伯伯，我瞧出来了，这个人一定会功夫！你老瞧，他的眼神够多足，那只摇串铃的胳膊直挺挺地伸出来，总这么端着，你瞧他一点也不嫌累。并且他的脚步别看踉踉跄跄的，你看他一提足，一落足，够多么稳健……”他还要往下说，忽闻背后也起了喁喁私议之声。一个人道：“二哥，你听，这两位一定也是行家，人家也看出来了！”另一个人道：“少说话，小心人家听见！”

石振英愕然回顾，隔着桌子，有两个酒客，正低声说话。一个中年汉子，一个青年，看模样象是本地商人，偶来小酌，两人四只眼正往这边瞅着。细辨眼神，倒不尽瞅自己，恰和自己一样，从窗口直望到街上，正在寻看那卖药的郎中。和石振英眼光一触，那个青年把中年人推了一下，两个人登时不言语了，低下头来就吃菜。他们一面吃着，仍然啾啾私语，话可听不出来了。石振英暗笑着，打量这两人，忽然又有一个响喉咙的人，在那边叫道：“王二爷，快过来，你瞧那个家伙又来了。”

石振英扭头一看，酒馆门口立着一个跑堂的，手拿一条白手巾，一面倚门外窥，一面向另一个酒座点手。这位酒客大概就是所谓王二爷，竟应了一声道：“真个又来了，这可不好，保不定要出事！”停箸辍食，慌慌忙忙地走到门前张望，把脖颈伸得很长。但是卖药的郎中已经走过去了，只看见背影，看不见面貌。还有一个堂倌、两个酒客，都拥到窗口门前，直眉瞪眼，齐往外瞧。

小小一座“小饮和”酒馆，竟骚然耸动，一齐盯看卖药郎中。直到这卖药郎中走出街外，大家还在呆看，并且七言八语，议论纷纷。晓得是怎么回事的人，就啧啧骇异；不晓得的人，就一叠声打听。

一个酒客说：“不错，就是这家伙，连这趟一共来了五趟了。”

堂倌说：“怎么五趟？”摇着手指头，数算道：“昨天四趟，前天两趟，今天这一会儿就两趟。哼，光我瞧见的，这家伙足来了九趟……至少也有八趟。”

青年酒客低声说道：“福元巷谈家二少爷怕要堵不了！”

中年酒客低声答道：“这家伙竟敢堵着门口吵骂，一定有来头的！”

另一饭客说：“我就不信这个！凭他光杆一个人，谈家上上下下足有十几个长工，叫出来一顿脍揍，就能把这东西打跑。再不然报给地面，把这东西捆送衙门，拿他当土匪办。无缘无故，在人家门口溜达，这就有偷窃踩道的嫌疑，何况他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街呢。”

一个人道：“他骂什么？”

那个堂倌答道：“上回王二爷跟过去听见了。”

这些人齐声问那个王二爷。王二爷抹着嘴，摇头说道：“骂的话，咱们也听不很懂。好象是说，‘姓谈的父债子还，爷们讨债来了’。”

青年的酒客隔着桌子问道：“真是讨债的吗？”

中年酒客道：“凭谈家岂是赖债的？你又装糊涂了，‘父债子还’，不过是一句比喻，这小子一定是寻仇的。”

那个王二爷好象口快心直，忽然说道：“不错，真是寻仇的。那家伙堵着门口嚷，什么‘两刀加一镖’啦，什么‘半只胳膊一条命’啦，又是什么‘怎么欠的怎么还’啦……究竟是怎么回事，可也听不出个所以然来。”

一个人复问道：“没听见谈家说什么吗？”

王二爷道：“什么也不说。非但不说，把大门一关，任凭人家堵门口叫骂，连答腔都不敢。”

堂倌叹道：“可叹谈五爷一世英雄，无奈儿子不争气！”

那个中年人道：“他一个书呆子，想争气也不会动刀子拼

命啊！”

又一人道：“本来嘛，谈五爷当年在西川道上，轰轰烈烈，威镇江湖，保不住跟绿林结过怨。现在叫人家找上门来，就看这位谈二少爷怎么应付吧。”

忽一人插话道：“我跟你打听打听，这家伙就一个人堵门闹，谈家的人真个连出来答话的都没有吗？这家伙恐怕明着是一个人，暗中一定还有同党吧？”

另一个人道：“那可说不定。强龙不压地头蛇，谈家是本地绅士。他胆敢登门寻衅，暗中说不定就有帮手。”说至此，戛然语住声断。三四个人的眼光虚虚怯怯的，齐向石振英盯来。原来内中有一个人，瞥见了石氏叔侄身旁凳上放着的行囊，暗向众人一指：这行囊呈长条形，外有一把带鞘刀，内有一对银花夺。这几个人忽生戒心，一齐住口，散开了。酒客忙坐下来吃酒，堂倌也过来照应买卖，所有的人全不言语了。

多臂石振英不由暗笑，回头一看陈元照，把一对大眼都听直了。石振英低声说道：“元照，你坐下。”陈元照憬然有悟地说道：“伯伯，你老听见了吗？这里面很有文章。”说时一指窗外道：“好象这个卖野药的是个江湖上寻仇的人物。咱爷两个打听打听去，好不好？”石振英微微一笑，暗使眼色道：“坐下。”故作劝酒，一按陈元照的手背，低告道：“你小心点，你刚才太露相了。”陈元照忙道：“我怎么了？”石振英道：“你不知道？”背着身子，悄指那些人道，“你把眼全瞧直了，他们都冲咱们扭嘴，他们错把你当做好细了。”陈元照把眼一瞪道：“是谁？”立刻眼光四射道，“我们哪些地方象奸细？”石振英急忙把他拦住道：“傻子，你的神色就象跟卖野药的是一伙。咱们是外路